

作家的「一声叹息」

陈歆耕

我因有幸忝列评论者的票友之列,常常自我诘问:有无一些基本的评判规则和标尺,让我们在辨别文学作品质地时省一点心?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近期《上海文学》重新刊登了莫言的《小说九段》,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特别喜欢莫言这篇有点像微型小说集成的小说;由于喜欢,自己也创作了一篇《小说九段》,刊登在随后的《上海文学》上。这一期的《上海文学》将莫和马的同名小说都刊出来,使得我们有可能同时看到两篇小说并做一个比较。要比较,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问题,你凭什么说谁的好,谁的差?或温和一点说,谁的强,谁的弱?

请允许我先暂不作评判,先来寻找一下那个让人头疼又让人无法回避的“标准”问题。有时候,某些问题到了冬烘学者和喜欢“弯弯绕”的评论家那里,需要一整本的专著来回答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诸如文何为?作家何为?批评家何为?从现代到当代,大伙儿还在讨论。还讨论,证明这类问题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有的问题大概可以简化到用一句话或几个字就能说清楚。

近日,因参加常州“高晓声研究会”的成立大会,读到了一些有关高晓声创作情况的资料。高晓声在—本短篇小说的序言中讲了一则寓言故事,他用这则寓言故事来表达他对文学和作家职能的理解。故事的题目叫《摆渡》,大意是说——

有四个人到了渡口,要到彼岸去,其中一位是作家。摆渡人说:“你们每一个人,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其中三人分别拿出了自己的“硬通货”给摆渡人,他们都顺利上了船。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听吧。”摆渡人说:“歌儿我也会唱,谁要听你的!你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唱一个也可以。唱得好,就让你过去。”作家就唱了一个。摆渡人听了,摇摇头,不让作家上船,篙子一点,船就离了岸。

这时天色已昏,作家又饿又冷,想着对岸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来烧饭吃,他一阵心酸,不禁仰天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什么就没有路走了呢?”摆渡人一听,又把船靠岸,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的好听,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

作家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感动了摆渡人。这则小故事太妙了,一语道破文学的真谛,也就是说一部作品中有没有那“一声叹息”,高下、好差立分。回头再来读莫言的《小说九段》,他的这篇小说不仅仅如马悦然所说的表现了莫言超常的掌控语言的才华和能力,关键其中是有“一声叹息”的,而老马那篇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因此只能视作游戏文字而已。我想,不用我举更多的例子,就莫言来说,他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之所以好,不仅仅因为使用了童年视角,用童年视角写小说的多了,关键是浸透了一种童年的心灵记忆创伤,是有“一声叹息”在里面的。而他有的小说则缺少那个“一声叹息”,或“一声叹息”被大大地稀释了。

当然,高晓声这则寓言故事所写的作家的“一声叹息”,具体到某部作品也是有程度不同之分。如果“叹息”递进到“一把辛酸泪”,大概境界又不一样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用这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你读过的或正在读的作品,看看是不是能悟出一点什么来?

二十多年前我进入大同中学的时候,拿到的第一份关于学校的资料就是75周年校庆特刊,这本特刊让我知道了很多大同的历史和成绩。然后是1992年学校80周年校庆时,我们许多学生接到了接待校友的任务,几个同学负责一间教室,排桌椅、准备茶水等,当时很有主人的感觉,也从许多年长的校友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学校的感恩和对同学的深情。当时,我也曾经想过,如果自己能到耄耋之年会不会也像他们一起来母校参加聚会。

大同85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刚刚毕业,第一次以校友的身份走进校门,这是我们班毕业后第一次组织重大聚会,为此我还向当时的大学班级辅导员请了假。历次校庆的纪念册我都精心保存着,看着这些纪念册,就看见了我曾经亲身投入经历过的校园生活,看到这些纪念册,我似乎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这些纪念册上还记录着沉甸甸的历史,直到现在我还会跟别人说,1952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从马路的这边走到马路的那边。我们的学校就在马路的那边。这是一条不宽的马路,但早上还是有许多人、许多车的。每当上学的孩子过马路时,有一位老人便会大声喊道:“当心!当心!”老人是在马路的这边喊的,他正坐在一条船的船沿上。

这是一条真正的木船,但它不在河里,却在马路的这边。谁也不知道,这条船怎么会泊在马路边上,这里离最近的一条河至少有两公里。老人是这条船的主人,他就住在船上。有时,我去上学早了些,那边学校的门还没有开,老人便会招呼我去船边坐坐,等上一会。那时,老人会问我是否吃过早饭,说着,他就从船沿钻到船头用黑布围成的篷子里,摸出一罐炒麦粉来,我总是笑着摇摇头。有一次,我很好奇地问他,你晚上睡在什么地方呢?他拍了拍船板,说就这底下的船舱里。这是我头一回知道,原来船上的人是睡在船下面的。

记得一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因出墙报,很晚才回家,那时,天色已经很暗了,跑过马路时,看到老人盘腿坐在船板上,正在一只碗里用水将

炒麦粉捏成疙瘩头。有同学说,肚子饿了,叫老人送几个给我们吃吧。老人听了,马上笑着说,好啊好啊,我帮你们捏几个。他拿过一个瓶子,从里面倒出一粒白色的药片一样的东西,放进碗中的水里。他说,这是糖精片,加了之后吃起来就甜甜的了。老人点亮了一盏油灯,那油灯是放在一只小方凳上的。我们也学着盘腿坐在船板上,我吃着炒麦粉捏成的疙瘩头,忽然说,这船就像是一弯上弦月,那油灯就像是月亮边的一颗小星星。老人看着我,慢慢地说,你是一个诗人啊!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当成“诗人”,不过,我的同学听后笑歪了身子,而我自己则感到脸上火烫火烫。

回到家后,我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你们以后不能问老人要东西吃了,老人靠捡废品生活,很不容易的;母亲还说,他对你们孩子真好,做炒麦粉疙瘩头还放糖精呢。不知为何,我没有把老人说我是诗人这事讲给母亲听。

不久,动乱的日子开始了,我们不上学了,用不着每天从马路的这边走到马路的那边了,所以也不用每天经过那条木船了。一天,同学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老人被抓走了,因

人们由于工作、生活、心理造成的“压力山大”,常会使一些人落入忧愁圈里难以自拔,一场酣美酣畅的睡眠几乎成了奢望。

简单的奢望

王奇伟

与人类相比,动物显然幸运得多,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树袋熊,恐怕是动物中的“睡眠冠军”,它们栖息在桉树上,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其终日沉入梦乡,一天24小时,它们竟要睡足22个小时,剩余的2小时主要用来吃东西,真是一个幸福的懒懒虫。

许多植物也很贪睡,比如合欢树,羽状的叶片由许多长长的小叶子组成,像把芭蕉扇。白天叶片舒展开来,迎风而舞;一旦夜色降临,小叶子就会一对一对地合拢起来,仿佛在说:我要睡觉了,请勿打扰。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人若与它们比睡眠,肯定是失败者,植物没有七情六欲,动物过着古不变的简单生活,人却要为了纷繁复杂的事所纠缠,以至于辗转反侧寝食不安,所谓“婴儿睡”,至少得有婴儿的单纯才行。当我们夤夜独起,羡慕地端详灯下稚子的坦然睡姿,心头也许会涌起无尽的柔情和温暖,原来一饭一蔬中有着隽永如斯的天长地久,久违的睡眠就藏在朝朝暮暮相濡以沫的亲情里!

更多的机会自由发挥,好像我在练笔本上获得好分数比作文本上还要多呢。这些作业在当时的我来看可能是一种“负担”,但是在很多年以后却成为了我工作的一个基础,我要感谢老师对我们的锤炼。

中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的脑海里加注了大同的烙印,虽然没有特别轰轰烈烈的事件,但是就是这样平平凡凡的每一天让我收获良多,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特别的事件,而让一个最普通的学生在平凡的生活收获成长,这才是学校对每段青春的意义。我要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宽容,也许我曾经在无意中顶撞了您,但是您给予我的始终是微笑;我要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教导,每一本作业本上批阅的痕迹都凝聚着您的心血。我在中学不仅学到了学科知识,更学到了让我终身受用的学习方法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作者为上海高校优秀学生辅导员)

十日谈

大同百年

从少年到青年,在校园收获自信。



为有人说他是特务,每到夜半三更就在船头的篷子里收发电报;也有人说他是坏分子,在船舱中把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垫在身下睡觉。我听后非常恐惧,拉着同学到马路边,只见那条木船给翻了个底朝天,在遍地狼藉里,我看到了那盏油灯和几粒糖精片。我久久地呆在那里,恍惚中,我觉得被翻了个的木船像是一弯下弦月,只是凌乱的一切弥漫上来,仿佛发生了一次月全食。奇异的是,即便满是惊惶,满是动荡,但一个月亮船的美丽意象,此时竟从我的心底升腾起来,以致后来照耀了我整整一生。

最近的一个夜晚,我坐车偶然经过那个地方,马路依旧,那边还是学校,只是这边早已没了亮着油灯的木船,也没了那位第一个叫我诗人的老人,可

在晚明画坛中,丁云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山水、花鸟、人物无不精妙,并工诗。其写佛像,得吴道子法,白描学李公麟,设色学钱选,以精工见长。成书于康熙十八年后的姜绍书《无声诗史》赞曰:“南羽画大士罗汉,功力靚深,神采焕发,展对间恍觉身入维摩室中,与诸佛、菩萨对话,眉睫鼻孔皆动。”月前,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心印毫生·丁云鹏绘画展”,虽属小型专题展,只有十数幅作品,却采撷精华,展示了他各时期的山水、人物精品。

“丁云鹏画展”有其37岁时所作的设色山水《仙山楼阁图》,中年的山水画代表作《庐山高》及大湘妃骨成扇《前后赤壁赋》两面画,晚期精品有《扫象图》及《应真云汇》长卷,此卷古木从间,画有形貌各异的十八罗汉。而《白马驮经图》虽是老年之作,却又返具中年精巧细致,融和清润之气,令识者叹奇。此外,设色《罗汉册》,主轴《应真像》《释迦牟尼佛》均骨气奇伟,笔墨高古,兴味弥永。

《释迦牟尼佛》(左图),水墨纸本,图中释迦牟尼坐佛,而面泰,安以舒,端庄肃穆。佛之衣袂,清劲圆浑,飘逸流畅,虽细若游丝,仍坚可屈铁。释迦牟尼佛身后,老树盘结,其枝叶或浓或淡,或斜或正,皆参差不素,俯仰有神,并具有装饰性。图下方山石,浓淡焦润,笔笔矫健,与苔草一气相生。此画意出尘外,格生笔端,颇具超凡脱俗之意。此图左下角落款曰:“佛子丁云鹏敬写。”钐朱文

印“丁云鹏印”,白文印“南羽”。

此画左边有题款二则。一为晚明画家邹之麟的跋语,曰:“世尊四十九年说法,无非对病设药,此真大药王也,文殊就地拈一茎草,度与弟子曰,你看那一味不是药,然此叶能杀人亦能杀人,此真大药师也,佛与菩萨究竟不外自度度人。”另一题曰:“释迦牟尼佛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禅居士汪道贯书。”法者,佛教泛指宇宙之本原、道理、法术,此偈尤具禅机也。此二则题跋,均出自《景德传灯录》,简称《传灯录》。宋道原编,三十卷,成书于宋真宗景德(1004—1007)年间。内容叙述禅宗师徒相承语录和事迹。灯能照暗,祖祖相传,以法传人,譬犹传灯,故名。

丁云鹏(1547—1628尚在),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安徽休宁人,出生行医世家,笃信佛教,早年即皈依佛门,及长拜詹景凤为师,并与孙克弘、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交友。又曾为徽州名墨工方于鲁、程君房墨模画稿,细腻华丽,精美绝伦。显示其深广的艺术兴趣和艺术创作能量。

我还是很清晰地看到了木船和老人的影子。当我抬眼望向天空时,月亮蓦地钻出厚厚的云层,刹那间如此明亮,如此皎洁。



梦,而且强大到足够支持我们选择了清贫的文学专业,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用清丽的文学专业伸展我们的梦,犹如伴随着鱼、鸟的成长自然延伸的鳞、羽。于是,我们的心灵得以摆脱噪声与灰色的包围,从容地嬉游、自由地飞翔,并发出轻灵的声、炫彩的色。既然身和心是相通的,那么声与色也是相通的。所以,在沙沙的春雨中,为民能够听到声音的色泽;在圆圆的秋月下,为民能够看见色彩的吟唱;在窄窄的石巷中,为民能够触到岁月宁静的笑容和晶莹的泪光……我想,对于如此一位敬畏着自然、珍爱着生命、眷恋着时光、呵护着美好的人,上帝和缪斯纵然不能给他以太阳的雄丽、江河的澎湃,也一定会给他月光的柔美、湖水的涟漪;纵然不能给他以平原的寥廓、山谷的深邃,也一定会给他以庭园的机趣、小径的婉转……正如袁枚吟咏的那朵苔花,不必求白日赐光,也不消向牡丹习开,只是以自然赋予的秉性、方式和命运,从容地绽放,并将声与色同我和你分享。诗,真的可以分身——一部分给自己,一部分给别人;梦,真的可以传递——一部分来拥有,一部分来馈赠。诗和梦,不但不会因此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美。

身心·声色

胡晓军

为民曾对我说,绝不能因为亲近文字而疏离了诗,这样太不合算;也绝不能因为攫住职业而弃了专业,那样太不值得。我深以为然,进而认为,与那些不亲近文字、不以文字为职业的人相比,我们疏离诗、疏离专业的可能性反而更大。所谓的理性,经常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会依赖现实和服从现状,往往在“应该”的掩护下驱使我们做出许多本不那么应该的事情。所幸,我们有

(本文为张为民诗歌摄影作品集《声·色》的序)

